忆幸良算老师 -幸垂炘 2015年12月,武昌

 1969年春节刚过，我回到家乡探望母亲。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第四个年头的灾难深重年代，人们普遍忧国忧民，不知国家将走向何处，我则多了一层，要忧虑家庭，因为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。与往日不同，我踏入幸屋村的时刻，不再是激动不已的兴奋心情，而更多的是担心、甚至是恐惧。当我进入家屋、望见母亲的刹那，望着她消瘦的脸庞，我的心紧缩了起来。我喊她的时候，掩盖不住眼圈湿润了。母亲表现出很惊喜，依偎在她身边的外甥则用惊恐的眼光打量着我。他只有2岁，父母都在很远的偏僻小县，其时已是被打倒的“走资派”，所以只有委托外婆来抚养。我亲昵地喊他的名字，可他低头不答，母亲说，除吃饭睡觉之外，他寸步不离大人身。显然是小小心灵受过惊吓所致。这就是那次探亲的最初场景。关于母亲，我得另写长篇来记述她不平凡的一生，今天要记述的是另外一个人，小学的良算老师。

我决定抽时间去拜访我就读过的小学，这里毕竟是我最初成长的摇篮。

我绕道先去了村庄东大门的“水河头”，然后往南去学校，此时，我惊喜地望见了良算老师迎面走来。他挑着一对空粪箕，似乎也看见了我，我异常兴奋地高声喊着：“良算老师，您好。”可他没有回应，继续走他的路。我驻足停步，再次叫他：“老师，我是垂炘，您的学生呀。”他放慢了脚步，犹豫了片刻，终于没有说话，径直从我身边走过。我站在那里，疑惑地望着这位曾经的校长、老师竟以此种方式从我身边走了。他比前消瘦、坳黑多了，但略挂微笑的嘴角和酒窝仍如往日，虽然只有40多岁，却很苍老。约莫走过20来米，他回过头来望我，又迅及转头离去了。此刻的我俩，心中定然同样地激起了千重浪……。

 后来才知道，他属于被监视劳动的“四类分子”之一。老师回避和我对话，是怕连累我，出于本能的爱护，但也足见家乡当时的“斗争”火焰燃烧到了何等剧烈的程度！是哪级权力机构给他加的这种帽子？也许无据可查，今后更无追踪的可能。一年后他病逝了，想不到那次是我们的最后一见。幸子元长期住在村里，既是良算老师的学生，又跟老师共事过，当我向他打听老师的经历时，他当仁不让地答应了。为了真实，他又亲自访问了老师的弟媳、侄子等亲属，现抄录他写的文字如下。

 良算老师生于1924年，1970年病逝时妻子曹氏已怀了第三胎，三个孩子怎能抚养？无奈只得改嫁到大余县新城镇。现师母仍健在，三个儿子均未改姓，如今生活都不错，每年清明节三兄弟皆携妻子儿孙回村扫墓，祭祀父亲。老师的三弟、四弟也健在，在外地退休后过着安定生活。如此说来，一家的结局还是美满的。

 老师多才多艺，琴棋书画样样皆通。解放初，在幸屋村小学任校长，后来生源猛增，被县教育局列为中心小学，调整了领导班子，将良算老师调至龙华区丹材小学任教导主任。老师其时为单身，不幸的是一桩恋爱之事触犯了家族势力，虽然女方及其父母皆感满意，却也坳不过家族的滋事干涉，老师无奈被迫辞职回家。后来，随幸世萌去大余县漂塘钨矿做工，恰巧此时国家将民间个体户收编为国营经营，老师也在收编之列，成为正式工人。因老师有文化，会写能画，被委任为钨矿左拔分场工会干事，专管宣传及工会文体活动。这种写写画画的工作对他来说是得心应手的事，加之认真负责，故深受分场领导器重及广大工人欢迎。1962年经人介绍与当地曹书莲女士喜结良缘，翌年国庆日生下长子，起名幸国庆。

 这样的幸福日子没持续多久，一场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风暴于1965年降临，老师因家里在土改后期被补划为“地主”成分，故不幸被清退，他默默地携妻儿回到幸屋村。重又回到原点，一切从头开始。

 次年，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铺开，幸屋村也毫无例外被卷入。老师与其他一批“四类分子”被集中在一起，白天劳动“改造”，晚上在批斗会里跪着“低头认罪”，家被抄，生产队分配的粮、油也被扣押。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，到了1969年底终于挺不住了，他腹部发生绞痛，起初以为是吃错了野菜中了毒，至人事不省时，大弟、二弟从外地赶回来才将他送至十里远的唐江人民医院，诊断为“盲肠炎”。弟弟将自己的饭菜票退了，凑足三百元给大哥做了手术。术后回家调养，但连饭都吃不上，谈何“养”，终因吃了难于消化的“替代”食物，伤口被撑开，肠内分泌物流入腹腔导致亡故，其时为1970年3月。

 以上是子元老弟给我提供的原始素材。他说：“当我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岁月时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我们终于熬出来了！”他又说：“我们算是幸运儿，所以无比珍惜当今的昇平盛世，为国家的富民政策而高兴。”

 其实，子元提供了这批“集训人员”遭受折磨的更多细节，我的老师也在其列，但我不堪将老师受到的非人待遇全盘公诸于世。这是一段沉重的、太离谱的历史，现在只能向前看，跨越它，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发展，奋力建设一个科技强大、国力雄厚、法治、文明的小康社会。

 我比子元长几岁，所以对于老师的前期情况略知多一些。应该说，他还是中国数千年来顽固封建势力的牺牲品。他在任校长时，跟学生关系融恰，我们几位高年级同学不时去他家玩。我发现他没有妻室，便问我的母亲。母亲告诉我，他曾经有过一段美满的婚姻，夫妻恩爱，可是他的妈妈心里不平衡，认为儿子对妻子的关爱超越了对母亲的情感，于是对儿媳产生了不满，矛盾逐渐扩大。父亲早已去世，母亲便作主休了儿媳妇。1949年前，这种由父母包办的事司空见惯，但老师的母亲绝没有想到从此改变了儿子一生的命运，悲剧接连不断地降临到儿子身上。

 老师失去妻子后，把精力和情感都倾注于学生身上，对学生无比亲切、随和，我们去他家玩时也毫不介意。有一次，我见他家墙壁上挂有一把京胡，便取下试着拉，老师看后笑了笑，当场表演起来。那姿势、神态以及那乐器发出的悠扬声音让我惊奇与佩服。村里众多青年都喜欢拉二胡，不乏能手，惟像老师那样能演奏京胡者屈指可数。老师更有绘画天才，尤其爱画“渔樵”：天空下着小雨，一位老年农夫背穿簑衣，手握鱼竿，坐在河岸柳树下安祥地钓鱼，旁边摆放着盛鱼的篓子。老师教我们这幅画时，特别强调老翁的脸部表情，他说：“心境和意境都集中表现于此”他还喜欢画“雄鸡钟鸣”：一只公鸡雄纠纠地站立在古钟上，伸长脖子、高昂着头在啼鸣，意思是警醒全国，唤起中华。在40年代蒋经国先生治理赣南期间，这幅画随处可见，我想，老师一定是心灵与此相通而喜爱此画的。我们同学只知道他画得好，却不知其地位，结果邻居泽贤爷透露了这点。一天，我们几个小孩在他家门口玩，在大青石砌成的台阶上写写乱画，他开门出来，看着这些画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功底不行，太差！”我们要他画一幅，他果然画的不错。他夸耀自己当年在班上如何有名，所以我们问：“你是第几名呀？”他说：稳坐第二名。于是我们追问：“那第一名是谁？”他坦然相告：“你们现在的校长嘛，他的画技厉害”这样我们才知道良算老师的画作水平非同一般。

 为了将学生培养得优秀，老师采取过许多措施。记得，1950年，小学步入了正规，他决定让一批学生住读，专门腾出戏台一侧的一套房间作为寝室。这可难为了我的母亲，她无法给我提供铺盖，只好东拼西凑找到一些破单子、毯子。老师亲自给我们在地板上铺地铺。轮到我时，他吃惊了：“就这些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但他还是耐心地为我整理得尽可能不受冻。后因困难多多，住读时间没持续多久，但老师的这份关爱让我在6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牢记于心。

 那时的学校与社会活动紧密相联，我们经常被组织到周边的村庄参加各项宣传活动。学生们敲锣打鼓，跳起秧歌舞，很快便能聚集大群乡亲，老师则利用这种机会发表时事演说。在“幸氏通讯”第二期报道的欢送幸垂海同学参加抗美援朝一事，也是他亲自领队的。在此期间，学校修建了篮球场，经常组织比赛。现代人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，可那时是什么经济条件呀。老师实际上没有政府俸禄，只是村庄付给一些大米而已，要增添任何一点设备都得校长动脑筋、出大力！

 老师在这所偏僻乡村小学里如此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全面锻炼和培养，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，仍然让人无比佩服。他常组织演讲比赛、文艺节目演出、爬山等等活动。我还有幸参加过区组织的小学文艺汇演，在“生产谣”节目中饰演农家女，表达欢乐的四季生产活动。这种幸福的小学生活让我至今怀念。他还倡导组织了学生会，不过那时是模仿乡政府的组织结构，幸垂熇为“乡长”，下设生活部长、宣传部长，我是“文书”，想来好有意思。

 在良算老师的精心管理下，全校师生都精诚团结，亲密无间。我清晰地记得1951年的某天，他召集全体师生大会，宣读上级的调令：幸志明老师调至河对面的一所小学任教。他正要介绍志明老师在本校所作贡献时，垂式和我等同学大哭起来，全场震惊，他和志明老师赶紧走下戏台，抚摸着我们的头进行安慰。全体师生表达的难分难舍情景，终生难忘。志明老师调离后改变了志向：南开大学毕业后，在科研和教育方面成绩显著，曾任大学校长要职。另有几位老师也相继“跳槽”，例如幸世才老师去了中国人民大学，幸垂策老师在武汉的中原大学深造。良算老师没有跨越这一步，因为上有老母亲，下有四个弟弟，他被“责任感”这副严肃的担子束缚住了。囿于这块封闭地方是否隐藏着风险？当时谁也不曾考虑过。这种选择，是他的品行使然，也或许是悲剧所在。

 他培育的学生一个个高飞了，现今大多生活在充满阳光的安逸中，而且正在迎接更美好的未来。但老师走了，他那盲肠伤口被粗糙野菜所挤破的情景时时痛在我们心里，无法消去。

 老师毕生信仰一个“樵”字。他将三弟、四弟改名为“寿樵”和“书樵”，明显反映了老师清高的内心世界。樵者，砍柴人也。每日入深山劳作，不求功名，只为人间送去温暖，这是老师致力追求的人生信条。遗憾的是，那个非常年代没有超然于“阶级斗争”风暴之外的“深山”，他的追求最后没能达到，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他时深感痛惜的。

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\*